

K825.72/80

2008

● 海派大师传记丛书

祝君波 主编

郑重 著

林风眠传

东方出版中心



序

郑重先生是上海知名的记者、文人，在写好他的报道的同时，郑先生的一大爱好是与上海的一批知名画家交往，在谈诗论画之间结成了莫逆之交。郑先生的这种交往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交往当然是非功利性的。由于这一层关系，他受到了画家们的信赖，即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们相互之间也能说说真话。由此，也使得郑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有资格、有条件为海上画家们立传，写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一代大家。传记贵在真实和有文采，通过一个人物折射出时代的特征，如同司马迁为我们中华民族开创的纪实传统那般。郑先生循着这条路，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对他熟识的前辈画家——林风眠、谢稚柳、唐云、陈佩秋等——道来。有时仅靠个人的回忆犹嫌不够，于是他又深入故纸堆里，在图书馆、档案馆不厌其烦地查找和核对资料。所以他的传记不是一般的回忆文章，而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结晶。这次，以他领衔撰写的这套海派画家传记陆续出版，带动了上海其他一些文人的加盟，我认为是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现在的时代，人们比较的浮躁，空泛地谈论海派概念，颠来倒去地玩弄一些词句的人何其的多，而沉静下来，扎扎实实地做一些梳理、考证、研究的，又是何其的少。

我们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热爱它、依恋它，除了每年走在长满悬铃木的街道，闻着白玉兰花开的香气，看着灯光在老洋房之间闪烁，体味城市那种独一无二的温馨，最使我们难忘、引为骄傲而又似乎永远读不完的那本书，其实是这座城市中曾经生活过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就像我每次去法兰克福书展自然要想起城市中歌德的故居，每次到阿姆斯特丹必定会去看看梵·高的艺术馆那样，名人是城

市永远的名片。

上海的名人真是太多了,从政治家到文人,从学者到艺术家,真是写也写不完。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对海派画家有一点了解,同时也乐于看到有关他们的书一本本地出版。因为海派文化、海派,最早的出处恰恰在于“海上画派”,后来的用法都是它的引申义;因为海上画派确实确实出了一批大师、大家:如国画家就有赵之谦、任伯年、虚谷、吴昌硕、谢稚柳、吴湖帆、程十发、陆俨少、唐云、沈尹默等等,留洋归来的油画家就有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梁、关良、朱屹瞻等等。海上画派仅中国画,最早确定的代表性人物就有60多人,延续到二十世纪末,大师、名家就远不止这些了。

海上画派是有价值的,海上画派是什么呢?很难下一个科学的结论。我认为它是江南文化的精灵,是西洋文化的还魂。宋代南迁,在江浙苏皖尤其在江南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文人画是其中的精华之一,宋以后的绘画史几乎成了江南画史,赵孟頫起始的元四家、明四家、清初四王、浙派、皖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西泠八家、华亭画派等等,这血脉相承的名流画派,最终都回归江南,汇结到文商并举的大都市上海。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五口通商,又使西风随商东渐,西洋文化在上海登陆、浸润、植根,开出了灿烂的新花。海上画派传承了祖宗传统的精华和异族的光辉,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分外妖娆,殊为难得。所以,它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去,都是绚烂多姿的,也是价值连城的。为有价值的画派、事物、人物立传,不是很有价值的吗?

祝君波

2007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最忆故乡 又怕还乡 / 1

白官镇老屋留下的寂寞 / 3

祖父的凿子和孙子的画笔 / 4

母亲：画家心中的一片云 / 6

学堂、良师、诗社和诗友 / 9

第二章 巴黎：“调和中西”思想的萌发 / 15

枫丹白露的熏染：崇尚自然 / 16

校长的告诫：不要变成学院派 / 20

吸取毕沙罗的经验：各个流派兼收并蓄 / 23

艺术之神与爱情之神同时降临 / 27

再现阿波罗精神的霍普斯会 / 33

《摸索》：早期的艺术宣言 / 35

第三章 北京：点燃艺术运动之火 / 45

种子成熟了，播种在哪里？ / 46

呐喊：且看今日之中国，还有一点比较过得去的地方吗？ / 48

林风眠的结论：传统的中国绘画应该告一段落了 / 57

齐白石和克罗多的任教：“调和中西”的初次尝试 / 62

古都狮吼：震动北京的艺术大会 / 65

《人间》、《人类的痛苦》：血与火的融化 / 68

第四章 杭州：建设中国新艺术的摇篮 / 71

呜呼！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 / 72

社会的解剖刀：《人道》 / 76

到西湖办学去 / 78

教师队伍：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群体 / 80

艺术家：破茧而出的美丽蝴蝶 / 86

和潘天寿的争论：合并中国画和西洋画为一系 / 92

第五章 杭州：艺术运动之火的再起与熄灭 / 97

艺术运动社的诞生 / 98

徐悲鸿与徐志摩：一场论战的弦外之音 / 103

百幅图画：反映大众与现实 / 108

“一八艺社”的诞生与分裂 / 111

鲁迅与林风眠 / 113

艺术运动的寿终正寝 / 117

热烈和冷静：林风眠性格中的多重因素 / 121

第六章 从西湖到沅江：流亡大转移 / 131

贵溪到沅江的路上 / 132

洞庭风波：林主任的两次辞职 / 136

新校长到任：学校大裁员 / 144

第七章 重庆：从斗士到隐士 “风眠体”的诞生 / 147

仓库画师：新风格的诞生 / 148

拒绝文人画 / 158

黑院墙：重返艺术摇篮 / 175

又到西湖：黑衣女和红衣女的出现 / 183

第八章 上海：风风雨雨廿七年 / 187

再见了，西子湖：辞职离校 / 188

挂职美协的专业画家：卖画为生 / 193

异性知己：艺术与生活的温婉 / 196

戏曲艺术与立体主义 / 202

重新认识中国传统 / 209

对政治风向像对光和色那样敏感：躲过“反右”劫难 / 216

立体主义手法能画工农兵吗 / 222

画记忆中想画的东西 / 228

山雨欲来：画笔束之高阁 / 237

以画铺路：申请出国探亲 / 245

第九章 香港：中国现代派绘画的结束 / 255

初到香港：信札中的林风眠 / 256

巴西探亲：叙廿二年的离情别意 / 262

席德进造访：又见四十年前老学生 / 271

与画外人语：真知灼见知多少 / 277

巴黎画展：重寻六十年前旧梦痕 / 282

义女到港：一切都在改变中 / 289

婉谢侨商资助：建纪念馆并不重要 / 294

壮心不已：在画上要再变一变 / 299

福寿双修：依风长眠香江 / 312

附：林风眠在看守所写的自传 / 317

后记 / 329

最忆故乡
又怕还乡

寻找林风眠,我沿着他生命的道路走着,穿过那秋鹭栖息的芦苇塘,穿过那染着金黄色的丛林,穿过那几间老屋,也穿过那一溪清澈的流水,他的足迹有时是那样清晰,有时是若隐若现,有时又消失在视野中,使我感到迷茫与彷徨,不知如何再寻找下去。但是他那瘦小的背影,脱了发的脑袋,智慧的眼睛及那和蔼的笑容,又总是在我眼前闪动,特别是他的热烈似火又清静如水的矛盾的性格,使我无法放弃对他的寻找。

一天,我读到他的一篇自述,那是1989年7月在香港写的。虽说是一篇,其实只是很短的没有段落的文字,因为它短得无法再分段落了。由于它的短,我没有去复印,只是用自来水笔把它抄了下来:

我出生于广东梅江边上的一个山村里,当我六岁开始学画后,就有热烈的愿望,想将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后来在欧洲留学的年代里,在四处奔波的战乱中,仍不时回忆起家乡片片的浮云、清清的小溪,远远的松林和屋旁的翠竹。我感到万物在生长,在颤动。当然,我一生追求的不单单是童年的梦想,不单单是青年时代的理想的实现。记得很久以前,傅雷先生说我对艺术的追求有如当年我祖父雕刻石头的精神。现在,我已活到我祖父的年岁了,虽不敢说像他一样的勤劳,但也从未无故放下画笔。经过丰富的人生经验后,希望能用我的真诚,用我的画笔,永远描写出我的感受。

就是这样的自述,把我带到林风眠的故乡——广东梅县,这是林风眠终身都朝思暮想神萦梦绕,而又是自小离家没有回去过的地方。从他的心情来看,他是很想回去的。其时广州去梅县已经开通空中走廊,去那里是很方便的。但直到他终老香港也未能回去。林风眠的真正故乡是梅县的白宫镇。从梅县县城去白宫镇还有一段路程,虽是山路

起伏,尘土飞扬,一路上的景色还是很美的。随着峰回路转,一条江就在脚下,山石溅起了浪花,但不喧闹,在阳光下泛着美丽的色彩,平静地流向大山深处。过了风景清丽的西阳镇,抵达白宫镇,这就是真正的林风眠的家乡了。

白宫镇老屋留下的寂寞

白宫镇是一个美丽的古镇,一条清澈的小溪贯穿其中,它可能就是刚刚从车上看到的那条小溪,溪底可见丝丝青苔依附在形状各异的鹅卵石上,各种银色的小鱼穿梭往来。两座新建的石桥中央夹着残桥一座,还剩下两个桥墩在向人们诉说着白宫镇的过去,使人顿生一种沧桑感。小河两岸长满了槐梓树,这正是林风眠笔下的风物,镇子上的人也告诉我,林风眠晚年,每逢家乡有人去看他,他总要问起家乡的槐梓树还开不开黄色的花。这时黄色的花瓣飘落在小石子路上,飘落在小河清澈的水中。

到了镇上,我才知道白宫镇是因为镇子上有一栋白色的宫殿式的房子而出名。房子前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矗立着一棵大榕树,很大的树冠,能给人遮风挡雨。

即使在自己的故乡,林风眠仍是很寂寞的、孤独的。本来很少有人能记起他,更少有人谈起他。因为他自青年时代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这里。还是前几年,林风眠的作品到过梅县展览,白宫镇的人才第一次看到他的真迹。来这里办画展的人说,乡亲们看到几幅山水后,一下子就高兴地指点起来,说那山水画的就是阁公岭,许多旅居海外的梅县客家人,也一目了然地点评着。阁公岭是真正的乡村了,乡间的小路,曲曲弯弯,一塘碧波,闪闪泛光,芦丛水草,摇曳生风,塘边的堤岸是用山石垒的,临水坐落着一排泥墙青瓦的平房。走上一个斜坡,

就是林风眠的祖居,石阶、大门、屋檐、屋檐下的门匾上仍留着清晰的墨斗方大字“敦裕居”,那门前的三层阶砌,是林风眠祖父所垒,有的石上还有着他祖父所刻的图案。进了大门,是卵石铺砌的天井,天井朝右三间是林风眠祖父的故居,白墙,木格直棂小窗,单扇木门露出清晰的木纹,只是贴在上面的“福如东海”的联匾,还有那旧房子已变成养猪的地方,时时散出猪尿味及猪叫声,屋后的园子还有鸡在走来走去,这些都告诉我虽然寂寞但现在还有人居住。林风眠并不是出生在这个祖居里,而是离祖居不远的的一个所在,原先为他祖父作石匠兼营生的店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山洪暴发而冲毁,后被拆除,如今已不复存在了。离店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染坊,每天都有红红绿绿的布匹和衣服在这里染了出来。林风眠的童年生活除了看祖父和父亲打石头,看祖父在石头上雕刻出各种各样的花和鸟的图案,再一个乐趣就是看染坊染出的衣物,那各种各样的色彩在吸引着他,那里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如今,这个染坊和林风眠出生的老屋同样不复存在了。

但是这两间已不复存在的老屋之间曾经惹出的故事,却一直埋藏在历史的记忆中,现在又系在小镇人们的心头上,这关系着林风眠为什么一生不回故乡的话题。

祖父的凿子和孙子的画笔

1900年12月22日, 阁公岭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诞生了一个长子。这时正是清光绪二十六年,按天干地支推算,岁属庚子。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年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2月24日,也就是这个男孩出生的第三天,父母还没有来得及给孩子起名,清政府就公布了一项有十二条款的联合照会,向外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的白银,这就是有名的庚子赔款。也许孩子的家长预感到不祥,给孩子起

了一个很普通的名字：阿勤。入学读书了，老师给他起了名字叫林绍琼，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自己改成“林绍群”、“林凤鸣”，到法国后改为“林蜂鸣”，最后定为林风眠。后来，林风眠自己也说：“我出生在那个倒霉的日子里。”可是，林家毕竟太穷了，祖父林维仁实在没有经营任何事务的能力，只好找了个不花一文本钱的职业，就是上山去打石头，虽是一个卖力气的职业，却又带着几分智慧。因为还要在石头上雕刻一些花纹，做成墓碑卖钱糊口。如果只是打石头，也是卖不出价钱的。不管怎样，人最后总归要葬进土里，并在黄土堆上立一块墓碑的。聪明的祖父看准了这一点，就把这个铁饭碗的技艺传授给了儿子——林雨农，也就是林风眠的父亲了。可是林雨农除了照父亲的意思刻石头外，还兼画几笔画，是画在画纸上，这在林风眠的眼里，父亲似乎比祖父要略高一筹。但在林风眠的印象里，最深刻的还是祖父的形象，他一生是很少提及父亲的。

祖父非常疼爱这个长孙。当他会走路时，祖父就背他上山打石头，任他在岩石上、在树林和青草丛中游荡；他有时也守在祖父身边，帮助祖父磨凿子、递榔头，看祖父在石碑上刻图案刻花纹。祖父告诉他长大了老老实实做石匠，不要去想那些读书做官的事情。祖父还叫他少穿鞋子，并告诉他：“脚下磨出来的功夫，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

在林风眠的印象里，无论四季阴晴，祖父都是光着脚板，头上盘着辫子，束着腰，卷着裤管，成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刻呀：

我不敢说，我能像祖父一样勤劳俭朴，可是我的这双手和手中的一支笔，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凿子一样，成天是闲不住的；不过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头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却是在轻薄的、光滑的画纸上消磨了一生。除了作画，日常生活上的一些事务，我也都会做，也都乐意做。这些习惯的养成，我不能不感谢祖父对我的教训。

母亲：画家心中的一片云

林风眠的母亲叫阙阿带，是瑶族人，容貌美丽，二十岁时生了林风眠。

回到林风眠的童年时代，那时的白宫镇只有一条小街，两边十几间店铺，街道是由鹅卵石铺就的。白宫镇村民多靠种田或到山里烧炭为生。这里的男人们多数外出南洋，寻求生路，外汇使小小的白宫镇渐渐地繁荣热闹起来，引来了外乡来谋生的人，每到墟日，梅州城的商贩便会蜂拥而来，带来各种新鲜亮丽的商品和外面世界的各种信息。也有一些从其他山区乡村来的人，多是一些穷苦的手艺人，打石、打铁、染布等，他们来到这里便租一间便宜的小屋住下来，干起了营生。外出南洋的男人留下的年轻漂亮的妻子与来谋生的商贩和手艺人便成了白宫镇的一道风景线，演绎出许多风情故事来。男女私情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族规的处罚，重者“沉猪笼”，轻者也是一个被五花大绑毒打、游街、发卖到贫困的边远山区。

从冯叶的《梦里钟声念义父》一文中透露出林风眠留下了传记性的回忆文字。冯叶写道：

据他童年的回忆是“贫穷悲惨的童年”，一生出来就体弱。祖父是石匠，娶了一个哑巴，所以他的父亲讲话也不大流利。而他的生母是“离白宫镇比较远的山里人，姓阙名阿带，中等身材。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单眼皮，像北方正统的汉族，母亲大概是山居的汉族与本地的苗瑶混合的后代。我记得的留下来的印象是我五岁时，在小河边住屋空地里，一个秋天的午后，母亲和她的堂嫂洗头发的情形，我记得在空地的周围靠屋右侧是菜园，在菜园与空地

间有一排很大的荆棘丛，开着鲜红色血一样的小花，我喜欢刺破黑铁色树干，叶上会流出许多白汁。空地前面是一大片竹林和很粗大的槐树，不远就是小河，是我小时候喜爱去捉小鱼的地方。清澈的水和一块一块的鹅卵石里，都有很多小鱼。”

义父一直跟我提起他的母亲的头发，放下的时候长长的，很好看。他写道：“我在母亲怀里发小孩子脾气，抓母亲的头发，纠缠得她没有办法继续梳洗她的头发。记得她们一面制酒，一面在烧热水。在一个大酒瓮里装好酒，放在灰堆里加热，周围烧着小树枝，同时烧水洗头发。这一幅构图是很入画的，她们的衣服都是青黑色的。”父亲，特别是祖父新娶的祖母，却似乎对她不好，一直让她从早做到晚，受人欺侮。

这时有一位从兴宁搬来的染布青年，是一个会唱会跳会传情的活泼后生。阙阿带总也免不了到染坊去染布料和衣服，这个青年表现出对她的倾慕。大概是爱屋及乌之情，他也特别喜欢她的儿子，看到小风眠从溪里捉了小鱼，会给他一个玻璃瓶；捉到一个小鸟会拿一个鸟笼给他。林风眠对颜色天生爱好，染坊也就成了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为染布铜煲里变来变去的颜色而着迷。有几次还把妈妈换下来的旧衣服送到染坊染成青的、绿的颜色。天长地久，渐渐地妈妈也就穿着小伙子染的各种颜色的衣服在镇上飘来飘去，在石桥上经过，在溪水里洗衣裳、挑水……后来就发生了使林风眠抱恨终身的事情：妈妈被族叔用绳子五花大绑地绑在村口，用树枝、竹杠打，用山蚂蚁在身上咬，一声声惨叫在山岭上空回旋。爸爸实在看不下去了，苦苦哀求族叔开恩，放开她，给她一个改过的机会，而族中长辈们不肯答应。林风眠回忆写道：“我当时被关在屋里，不让出来，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也没看见这些惨剧，在家突然有一种感觉，突然愤怒疯狂起来，我拿起一把刀，冲出门大叫，我要杀死他们，将来我要把全族的人都杀了。远远地

看到了妈妈垂头的形象。很多人把我抱牢了,夺了我的刀,不要我接近妈妈。我大哭大叫了一顿,他们把我抱回家里。”

阿带的下落,如今镇子上的人没有谁能说得清楚了,有的说被族叔卖到山区里去了,有的说被族上的人沉了“猪笼”。

一个七岁的孩子,是最需要母亲抚爱的时候,但是人们却把母亲从他身边夺去了。后来,爸爸又结了婚,为他娶来后妈,后妈的那种陌生感使他变得沉默寡言,与小朋友也疏远了,乡下小朋友在争吵时,会伤害他和他的母亲,他宁愿守着自己的孤独世界,用巧手去描绘芥子园画谱。这是他父亲学画时用过的书。

林风眠并不隐瞒妈妈的遭遇。在寻找他的过程中,在没有读到他的回忆之前,我从他的学生那里,从他的朋友及知己那里,都听到过他的这个经历,这个经历给他带来两个结果,生活上没有母亲的照料,发育不良,使他的身体非常瘦小,再一个就是开始学画,学会孤独、学会和社会的疏远。林风眠从法国回来,到杭州当了校长时,还派人回家乡,寻找母亲的下落,但村里的人告诉他,说他的母亲被人几经转卖,最后是在尼姑庵当佣人,已经死了。母亲一直在他心里,故乡的山水在他的心里,就连那个小染坊也在他的心里,都搅和在一起,又都从他的画上表现出来,只不过妈妈被捆绑的悲惨情景将美丽的画面撕得七零八落,没有人知道他画的是哪里山和水。别人的山水,都有标榜,是庐山、是峨眉、是黄山、是雁荡,或是粤北群山崇岭,只有林风眠的山水是不作标榜的。到了这里,对他的山水才有所了解,那山峦、民居、树木、水塘都有着家乡的情调和风物在,他一再倾诉于纸笔,爱画秋鹭苇塘,那不畏风霜凌侵丛生的芦苇,在他故乡的河滩水际随处可见,是故乡的山水,也是他的妈妈,是妈妈穿着鲜艳颜色的衣服在故乡的垄上、桥上飘来飘去,又飘上山巅,飘上林梢。还有他画的京剧人物,也有妈妈,妈妈的眼睛是向上边微翘的丹凤眼,她有小巧的鼻子,整齐的洁白的牙齿,迷人的而略带忧郁的微笑。一个个出现在他画纸画布上的仕

女,都有妈妈的影子。晚年,他到香港定居了,离故乡不远了,但他仍然没有回故乡。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回故乡,近乡情更怯,那是别有一番心境的,回去只有揭自己心上的伤疤,回去干什么?但是他那浓浓的乡情并不因为自己的意志而减退,他从香港寄钱回来做祖父和父亲的墓地,他那善解人意的侄女将他母亲阙阿带的姓名刻在父亲名字的旁边。画家知道了,称赞侄女做了一件大好事。直到他病危弥留之际,给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回家!”但是,他最终还是没能回家。如今,他应该是魂归故里了。

学堂、良师、诗社和诗友

带着失去母爱的悲伤,林风眠走进本村立本学堂读书。读的不外乎中国传统启蒙文字的书,他是似懂非懂的。十一岁入新式高级小学。这时中华民国政府于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任教

梅州中学

